

梁武帝的功臣集團與梁初的 權力結構

呂春盛^{*}

摘要

學界對於梁武帝在南朝時期雍州地域社會成形的過程中，結合荊州、雍州在地豪族的武裝力量而建立政權，已有不少認識，然而對於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以及梁初的權力結構，尚缺乏全面而完整的考察。本文在承繼學界的研究成果之下，首先從梁武帝創建政權的過程，全面考察梁武帝功臣集團的成員，並分析這些成員的特色，其次從梁武帝即位後所任命的將相大臣，論述梁代初期的權力結構，最後再探討梁武帝功臣集團與梁代初期權力結構的關係。

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人物，依其背景可歸為三類。第一類，蕭衍的元從舊屬及其雍州府僚或下官；第二類，齊和帝與蕭穎胄的荊州府僚及其下官；第三類，個別來附的文武官員。整體言之，這些功臣集團人物，在齊末多為中低級的官員，他們的門第階層，除少數為新進的甲族高門之外，大多屬於所謂「次門層」或「寒門」，再就族群、地域來看，他們絕大部分為僑人，其中在前線衝鋒陷陣的武將，則多為襄陽地區的「晚渡北人」。

不過，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人物雖然從龍有功，並在梁初的權力結構中掌握許多軍政要職，但在整個梁初權力結構中並未佔有絕對的優勢。梁初的權力結構可略分為皇族宗室、非功臣集團的高門士族及功臣集團人物三個群體，三者分享政權。功臣集團中能晉昇為將相大臣者，大多原本就是

^{*}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

門第較高的中上級官員，其中又以具備才學者較受重用，至於功臣集團中缺乏文才的寒族、豪族武人，其職位或門第在梁初雖然普遍得到提升，但仍難在高層的權力結構中嶄露頭角。

關鍵詞：南朝、梁武帝、功臣集團、權力結構、門閥政治、皇權政治

一、前言

一般認為梁代是東晉南朝盛衰轉換的關鍵。梁代既是東晉南朝最鼎盛的時代，也是所謂貴族制最為發達的時代，而隨著梁政權在侯景之亂（548-552）後土崩瓦解，南朝的盛世一去不返，南朝的貴族制也走上衰亡。¹梁代的歷史可說是東晉南朝政治史中最富戲劇性的一段，諸多東晉南朝史的特質皆深藏其中，若能深入地研究此一時期，應是瞭解東晉南朝政治史特質的重要途徑。而梁武帝蕭衍（464-549）則是梁代政治史中最為顯眼的靈魂人物。

蕭衍生於宋孝武帝大明八年（464），齊明帝建武五年（498）出任雍州刺史（35歲），齊東昏侯永元二年（500）11月於雍州宣布起兵（37歲），隔年（501）12月大軍攻進京城建康，再隔年（502）4月即皇帝位（39歲），直到梁太清三年（549）5月卒，在位長達47年，高壽86歲。

關於梁武帝興起創建梁朝的政治史意義，學界已有相當的論述。1956年，陳寅恪發表〈述東晉王導之功業〉，論及梁武帝起兵於雍州襄陽，主要是依賴「胡亡氏亂」後由秦、雍流人所組成的「長江上游南來北人之武力集團」，並指出此集團的成員，多半來自北方中層社會階級（即所謂的「次門」），與創建劉宋的江左北人京口楚子集團大不相同。²1967年，越智重明發表〈州將蕭衍の舉兵をめぐって〉一文，³指出梁武帝舉兵成功的關鍵，是充分利用南朝州將（都督）所掌握的地方軍政大權，結合雍州地區的「次門層」豪族勢力，並認為這些豪族影響梁武帝即位後的政策。越智重明另有一文〈梁の天監改革と次門層〉，延續前文觀點，

¹ 參見川勝義雄，《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82），第III部第一章，〈貨幣經濟の進展と侯景の亂〉，頁349。

² 參見陳寅恪，〈述東晉王導之功業〉，收入於氏著，《金明館叢稿初編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9），頁71-77，該文原刊《中山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56年第1期，頁163-175；萬繩楠整理，《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87），第十一篇，〈楚子集團與江左政權的轉移〉，頁171-191。

³ 越智重明，〈州將蕭衍の舉兵をめぐって〉，《軍事史學》，第9號（1967.5），頁21-41。

認為梁武帝天監七年（508）的官制改革，即是回應建國有功的次門層的要求，提高次門層的政治地位。⁴至 1970 年，安田二郎發表〈南朝の皇帝と貴族と豪族・土豪層－梁武帝の革命を手がかりに－〉一文，指出梁武帝不僅只靠雍州、荊州的在地豪族取得政權，更因為掌握貴族階層自我革新的精神，才能穩定梁政權，安田氏因此把梁武帝的革新稱之為「新貴族主義體制」。⁵至此，學界對於梁武帝利用荊州、雍州豪族的武力集團起兵建立政權一事，已建起基本的論述架構。

1990 年代以後，學界仍有多篇論著，論述雍州地域社會的發展與梁政權創建的關係，如張琳〈東晉南朝時期襄宛地方社會的變遷與雍州僑置始末〉、⁶〈南朝時期的雍州中下層豪族〉、⁷李天石〈蕭衍覆齊建梁考論〉、⁸張燦輝〈雍州勢力與梁代政治〉、⁹章義和〈雍州集團的變遷〉、¹⁰韓樹峰〈雍州豪族與宋梁政治〉等等，¹¹但是這些論述基本上都是在補強前述陳寅恪的論點。

如上所述，學界對於梁武帝利用南朝時雍州地域社會的發展，而結合荊州、雍州當地豪族的武裝力量建立政權一事，已有

⁴ 越智重明，〈梁の天監改革と次門層〉，原刊《史學研究》，第97號（1966.7），後收入氏著，《魏晉南朝の貴族制》（東京：研文出版，1982），第七章，〈梁陳政權と梁陳貴族制〉，該文又有中譯文，收於《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》第四卷六朝隋唐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），頁294-314。

⁵ 安田二郎，〈南朝の皇帝と貴族と豪族・土豪層－梁武帝の革命を手がかりに－〉，原刊於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編，《中國中世史研究》（東京：東海大學，1970），頁203-245，後收於安田二郎，《六朝政治史の研究》（京都：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，2003），第八章，〈梁武帝の革命と南朝門閥貴族体制〉，頁335-381。

⁶ 張琳，〈東晉南朝時期襄宛地方社會的變遷與雍州僑置始末〉，收於武漢大學魏晉南北朝研究室編，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》第15輯（武昌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36-49。

⁷ 張琳，〈南朝時期的雍州中下層豪族〉，《武漢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97年第6期，頁76-80。

⁸ 李天石，〈蕭衍覆齊建梁考論〉，《江蘇社會科學》，1999年第2期，頁109-115。

⁹ 張燦輝，〈雍州勢力與梁代政治〉，《文史》，2001年第3期，頁81-89。

¹⁰ 章義和，《地域集團與南朝政治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2），第三章，〈雍州集團的變遷〉，頁61-85。

¹¹ 韓樹峰，《南北朝時期淮漢迄北的邊境豪族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3），第四章，〈雍州豪族與宋梁政治〉，頁121-165。

相當的認識，然而以上各文皆各有所重，因此留下了不少可再加統整的空間。譬如陳寅恪、越智重明所論梁武帝的功臣人物，多偏重於梁武帝在雍州所結合的人物，而安田二郎、李天石論梁武帝的功臣人物，雖然涵蓋面稍廣，但仍難以從全局來掌握梁武帝興起的意義，至於梁政權建立之後的權力結構，學界目前更是未見有較為深入的探討。¹²

總之，筆者認為關於梁武帝創立政權所憑借之力量，以及梁初的權力結構，學界尚缺乏全面而完整的考察。因此，本文承繼學界的研究成果，首先，從梁武帝創建政權的過程，全面考察梁武帝功臣集團的成員，並分析這些成員的特色，其次，考察梁代初期的文武將相，以論述梁代初期的權力結構，最後再探討梁武帝功臣集團與梁代初期權力結構兩者的關係。

二、梁武帝的崛起與創建政權

要探討梁武帝革命成功的關鍵，以及其功臣集團的成員，就必須考察梁武帝的崛起與創建政權的過程。雖然舊史對此段過程已有記載，但其中不乏隱晦不明及錯誤之處，近代學者已有許多新研究可補其闕漏。因此，以下儘可能吸收學界的新成果，分階段論述梁武帝崛起與創建政權的過程。

（一）蕭衍的早年仕歷

據《梁書·武帝紀》所載，蕭衍為西漢相國蕭何之後，¹³但此一世系的追溯並不可靠。¹⁴南朝齊、梁皇室較明確的祖先，乃是西晉淮陰令蘭陵蕭整，蕭整於永嘉之亂後渡江，家於晉陵武進。唐代柳芳所著的《氏族志》指出，南渡的僑姓士族以「王、謝、

¹² 章義和〈蕭梁統治集團階層和地域的變化〉一文曾論述梁代的權力結構，但極為簡略。章義和，〈蕭梁統治集團階層和地域的變化〉，《歷史教學問題》，2003年第4期，頁3-6。

¹³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），卷1，〈武帝紀上〉，頁1。本文所引正史，除有特別註明，皆以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為主。

¹⁴ 關於史書所載蕭整之前的世系均不可信，參照錢汝平，《蕭衍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1），第一章，〈蕭梁皇室的先世及蕭衍的早期經歷〉，頁1-9。

袁、蕭為大」，¹⁵文中的「蕭」，即指蕭衍所屬晉陵武進蕭氏。不過事實上，東晉南朝前期的晉陵武進蕭氏，尚為寒微士族中的豪家將種，¹⁶劉宋末年蕭道成憑其軍功竄升以後，武進蕭氏方得以踏入名門士族的行列，其後齊、梁二代，蕭氏才再以皇族之尊，而逐漸成為南朝僑姓高門的代表家族。¹⁷

蕭衍之父蕭順之，隨族兄蕭道成四出征討，¹⁸恆在蕭道成左右担任要職，因此至齊初，蕭順之即以佐命元勳的身份，深受齊高帝（蕭道成）及武帝（蕭賁）重用，官至侍中、衛尉、太子詹事、領軍將軍、丹陽尹等三品顯職。蕭衍出生於宋孝武帝大明八年（464），由於父親顯貴，蕭衍 19 歲即入為國子生，並娶高門大姓高平郗氏之女郗徽為妻，永明元年（483）則以 20 歲起家為東閣祭酒。¹⁹由蕭衍的婚宦兩方面，皆顯示武進蕭氏於蕭衍之時，早已進入高門士族之列。

齊武帝永明二年（484），竟陵王司徒蕭子良開西邸，「傾意賓客，才雋之士，皆遊集其門」，²⁰蕭衍成為蕭子良西邸文人集團的

¹⁵ 宋·歐陽修等，《新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），卷199，〈儒學中·柳沖傳〉，頁5677。

¹⁶ 參見萬繩楠整理，《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》，第十一篇，〈楚子集團與江左政權的轉移〉，頁181-182。杜志強認為，蕭氏家族不是一等高門，但也不是普通流民，而是有強大勢力的宗族，而且起初也不是將門，而是在流亡過程中，鍛鍊出家族整體的戰鬥能力。參見氏著，《蘭陵蕭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8），第一章，〈蘭陵蕭氏家族發展考述〉，頁21-22。

¹⁷ 參見唐長孺，〈士族的形成和升降〉，收入於氏著，《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），頁61-63；趙以武，《梁武帝及其時代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6），緒論，〈東晉南朝「僑姓」蕭氏的發迹史〉，頁1-14。

¹⁸ 蕭衍之父為蕭順之，《梁書·武帝紀》及《南史·梁本紀》皆有明載，唯清代王鳴盛在《十七史商榷》卷55〈蕭氏世系〉條，曾加以質疑，柳向春駁王鳴盛之質疑，有更加詳實的考證。參見柳向春，〈梁武帝父即蕭順之考〉，《文教資料》，2001年第3期，頁137-141。

¹⁹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，〈武帝紀〉，頁2，載蕭衍起家為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，唐·李延壽，《南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），卷6，〈梁本紀〉，頁168，則載蕭衍「初為衛將軍王儉東閣祭酒」，據林大志考證，蕭衍任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，應在永明七年（489）巴陵王蕭子倫為南中郎將之後，因此蕭衍之起家當從《南史·梁本紀》，時為永明元年（483），蕭衍20歲。參見林大志，〈梁武帝代齊之前仕歷考〉，《鄭州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05年第1期，頁134。本文蕭衍早年的仕歷多從林大志的考證。

²⁰ 宋·司馬光編著，元·胡三省音注，《資治通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6），卷

成員之一，有所謂竟陵八友。²¹同年稍晚，蕭衍轉入竟陵王司徒蕭子良的幕府擔任西閣祭酒。永明七年（489），蕭衍轉任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，不久又轉任南郡王文學。永明八年（490），齊武帝四子荊州刺史蕭子響私畜武器，反抗官軍查驗並殺長史劉寅，武帝大怒，遂派蕭衍父蕭順之討伐蕭子響，待蕭順之殺蕭子響以後，武帝卻後悔，怪恨蕭順之，蕭順之因而「慚懼，感病」。

²²永明九年（491）春，蕭衍遷隨王荊州刺史鎮西諮議參軍，前往江陵，同年五、六月間，蕭順之病卒，蕭衍丁父憂去職。永明十一年（493）齊武帝病篤，召其次子蕭子良入侍醫藥，蕭衍與其兄蕭懿雖仍在守喪期間，但都臨時被蕭子良召至帳下為「軍主」，因而捲入宮中的繼位風波。齊武帝駕崩，中書郎王融矯詔立蕭子良失敗，武帝太孫鬱林王蕭昭業繼位，西昌侯蕭鸞掌權。²³在這次的繼位事件中，蕭衍並沒有積極地為蕭子良效力，對蕭衍此舉，一般認為蕭衍早與蕭鸞暗通，此後蕭衍更助蕭鸞密謀篡位，盡誅齊高帝、武帝子孫，以報父親憂憤而卒之仇。²⁴

鬱林王隆昌元年（494），值蕭鸞輔政期間，蕭衍以寧朔將軍鎮壽春，後又出任中書侍郎、太子庶子、給事黃門侍郎，入直殿省，積極密謀協助蕭鸞篡位。明帝蕭鸞即位後，蕭衍仍受到重用。建武二年（495）春，蕭衍以冠軍將軍出征，協助江州刺史王廣之於義陽擊退來襲的北魏軍。同年七月，蕭衍又以司州別駕之職銜命北上義陽，誅殺司州刺史蕭誕，隨即被任命為司州刺史，

136，〈齊紀二〉武帝永明二年正月條，頁4258。

²¹ 關於蕭子良的西邸集團，參見王淑嫻，〈南齊竟陵王西邸集團之研究〉（嘉義：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7）；梁武帝與「竟陵八友」的關係，可參考曹道衡，〈梁武帝和「竟陵八友」〉，收入於氏著，《漢魏六朝文學論文集》（南寧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207-221。

²² 唐·李延壽，《南史》，卷44，〈齊武帝諸子·蕭子響傳〉，頁1109。

²³ 關於永明末年的繼位風波，限於篇幅，此處無法詳述，請參見唐·李延壽，《南史》，卷21，〈王融傳〉，頁577；前引曹道衡，〈梁武帝和「竟陵八友」〉，頁210-212；趙以武，《梁武帝及其時代》，頁25-27；王淑嫻，《南齊竟陵王西邸集團之研究》，第五章，〈西邸集團與齊梁政局〉，頁155-177；錢汝平，《蕭衍研究》，頁31-36。

²⁴ 參見前引趙以武，《梁武帝及其時代》，頁27-33；錢汝平，《蕭衍研究》，頁37-39。

這是蕭衍首次受命為方鎮大員。建武三年（496）冬十月，蕭衍還都，以太子中庶子領羽林軍，不久出鎮石頭城，有人認為這是蕭衍開始受到齊明帝猜忌，因而由「入直殿省」被支開鎮戍在外。²⁵然而石頭城位於京城建康之西，濱臨長江，為護衛京師的軍事重鎮，因此亦有人認為明帝此授並非出於猜忌，而是重視和信任蕭衍的軍事才能。²⁶不論如何，至遲在建武四年（497）春至秋十月間，即蕭衍出鎮石頭城期間，蕭衍已與其從舅張弘策夜謀，開始籌畫推翻齊王朝的大計。²⁷

建武四年秋，北魏孝文帝甫遷都洛陽不久，隨即親率大軍南侵，南齊雍州告急，齊明帝先後派蕭衍、張稷、崔慧景、陳顯達馳援。建武五年（498）三月，兩軍大戰於樊城以北的鄧城，齊軍大敗，死傷略盡，唯蕭衍全師而還。其實，這次明帝派蕭衍奔赴雍州的真正使命並非禦寇，而是監視原為齊武帝腹心的雍州刺史曹虎，並取代其位。²⁸果然，鄧城之戰後不久，建武五年七月，明帝即正式詔命蕭衍為雍州刺史，全銜是「持節、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、輔國將軍、雍州刺史」，²⁹蕭衍成為蕭齊的西北方鎮大將，就在蕭衍受封同月，齊明帝病逝，東昏侯繼位。

從上述蕭衍的早年仕歷來看，這一階段蕭衍地位崛起的關鍵，除了其自身文武兼備之外，主要就是他投靠明帝蕭鸞並積極協助明帝得位，因而受到重用。而在這一階段蕭衍所結識的人物，見諸史傳者有沈約、范雲、任昉、江淹等西邸文友，以及從舅張弘策、舊屬呂僧珍、鄭紹叔、王茂等人。不過，上述西邸文

²⁵ 趙以武，《梁武帝及其時代》，頁36。

²⁶ 錢汝平，《蕭衍研究》，頁41。關於南朝石頭城在軍事上之重要性，參見張金龍，〈南朝的石頭城防務與鎮石頭戍事〉，《浙江學刊》，2005年第2期，頁63-70。

²⁷ 《梁書·張弘策傳》載有建武末年張弘策與蕭衍夜謀之事，趙以武以此說明蕭衍此時已有圖齊之大計。參見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1，〈張弘策傳〉，頁205-206；趙以武，《梁武帝及其時代》，頁36-37。

²⁸ 《南史·梁本紀上》：「（曹）武，齊明忌之……擬帝（蕭衍）雍州，受密旨出頓，聲為軍事發遣。」，參見唐·李延壽，《南史》，卷6，〈梁本紀上〉，頁171。

²⁹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，〈武帝紀上〉，頁3。

友在此時與蕭衍大概止於文友關係，只有張弘策、呂僧珍、鄭紹叔、王茂與蕭衍有較密切的主從關係。

（二）從雍州刺史到起兵進軍建康

蕭衍就任雍州刺史後，眼見齊東昏侯濫誅朝臣，政局將亂，乃積極籌備起兵。不過，當時蕭衍尚無獨自起兵的實力，於是暗中三度派人游說長兄蕭懿一同發難。先在永泰元年（498）八、九月間，蕭懿新罷益州刺史，暫行郢州府事，蕭衍即派錄事參軍張弘策前往游說，未果。接著在永元元年（499）二月，蕭懿將以豫州刺史的身份征討叛變的裴叔業，蕭衍再派典籤趙景悅游說，亦未果。同年三月，蕭懿受命返京討崔慧景之叛，蕭衍又派親信將領虞安福游說，但蕭懿還是沒有接受。與此同時，蕭衍為避免親人受害，遂分批迎接在京的親人至雍州，約在永泰元年年底左右，包括夫人郗徽及二個女兒，以及八弟蕭偉、十一弟蕭憺，都已迎接到雍州。³⁰

另一方面，蕭衍也暗中儲備戰力，廣結各方勢力。如《梁書·武帝紀》載當時蕭衍「於是潛造器械，多伐竹木，沈於檀溪，密為舟裝之備」，³¹又如《梁書·呂僧珍傳》載：「僧珍陰養死士，歸之者甚眾……頗招武猛，士庶響從，會者萬餘人。」³²所謂「頗招武猛」，亦即廣結各方勢力。如江夏內史王茂，自郢州來附，出任輔國長史、襄陽太守；³³原襄陽令柳仲遠，辟為別駕從事史；³⁴竟陵太守曹景宗，「深自結附」；³⁵舊屬鄭紹叔，「問道西歸」，補寧蠻長史、扶風太守；³⁶上庸太守韋叡，派二子結附蕭衍。³⁷如此，蕭衍的實力便不斷地增強。

³⁰ 關於蕭衍派人游說蕭懿，以及迎接親人至雍州的時間，參見趙以武，《梁武帝及其時代》，頁42-45。

³¹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，〈武帝紀上〉，頁4。

³²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1，〈呂僧珍傳〉，頁212。

³³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9，〈王茂傳〉，頁176。

³⁴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9，〈柳仲遠傳〉，頁182。

³⁵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9，〈曹景宗傳〉，頁179。

³⁶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1，〈鄭紹叔傳〉，頁209。

³⁷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2，〈韋叡傳〉，頁220-221。

永元二年（500）十月，蕭衍的三個兄弟，尚書令蕭懿、衛尉蕭暢及太子洗馬蕭融，為齊東昏侯所殺，蕭衍十一月得到此一消息後，隨即召集親信，決議舉兵。此時東昏侯遣巴西太守劉山陽「配精兵三千」西上，欲合荊州之軍突襲襄陽（雍州治所），蕭衍乃謀求與荊州共同起兵。當時的荊州刺史是東昏侯之弟南康王蕭寶融，但蕭寶融年僅 13 歲，實際掌管荊州大權的是西中郎長史行府州事蕭穎胄。史載蕭衍採用所謂「心戰」，計誘蕭穎胄附從雍州起兵。³⁸事實上，荊州附從起兵的原因，尚有當時所謂「荊州本畏襄陽人」的形勢，³⁹而更重要的是荊州府的機要幕僚席闡文、柳忱、夏侯詳等早已心向蕭衍。⁴⁰

荊、雍聯盟形成後，蕭衍於永元三年（501）正月，⁴¹領兵自襄陽出發，直攻郢州。但為顧及後方雍州安危，以及防患荊州生變，雍州兵前進緩慢。三月，蕭衍與蕭穎胄共立南康王蕭寶融為帝即齊和帝，改元中興，蕭衍領「尚書左僕射、征東大將軍、都督征討諸軍事、假黃鉞」銜，統率諸軍前進。四月，蕭衍親臨前線，採取圍而不攻的消耗戰術，孤立官軍控制的郢州城與魯山城，並與西上增援兩城的官兵相持於西陽、武昌以西。七月，蕭衍在加湖（今武漢東北）大敗救援的官軍，郢州城與魯山城因而

³⁸ 關於蕭衍所用「心戰」計誘，參見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，〈武帝紀上〉，頁4-5。

³⁹ 《梁書·武帝紀上》載蕭衍謂諸將曰：「荊州本畏襄陽人。」《梁書·蕭穎達傳》載席闡文語「江陵素畏襄陽人」。陳寅恪認為，這是因為華北動亂後流入襄陽的多為有戰鬥力的武人集團，自然對居江陵的文化士族有威脅之勢。何德章則從東晉南朝荊州不斷被削弱，與雍州重要性不斷提升的形勢對比，來解釋「荊州本畏襄陽人」的現象。參見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，〈武帝紀上〉，頁4；《梁書》，卷10，〈蕭穎達傳〉，頁187；陳寅恪，〈述東晉王導之功業〉，收入於氏著，《金明館叢稿初編》，頁71-77；何德章，〈釋「荊州本畏襄陽人」〉，收入於氏著，《魏晉南北朝史叢稿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0），頁311-319。

⁴⁰ 越智重明、安田二郎皆認為，荊州附從舉兵的關鍵，是蕭衍早已結合雍州在地的豪族勢力，而當時荊州府重要幕僚席闡文、柳忱、吉士瞻多為雍州人士，因此易於連成一氣支持蕭衍。參見前引越智重明，〈州將蕭衍の舉兵をめぐる〉，頁37-40；安田二郎，〈梁武帝の革命と南朝門閥貴族体制〉，頁348-351。

⁴¹ 關於蕭衍發兵的時間，《梁書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建康實錄》諸帝紀載為二月，此處則從趙以武引《通鑑考異》及蕭衍的〈淨業賦〉，認為當在正月。參見趙以武，《梁武帝及其時代》，頁49註1。

相繼投降。八月，蕭衍乘勝追擊，派鄧元起領軍急攻江州治尋陽（今江西九江），江州刺史陳伯之未抵抗而投降。攻下江州之後，荊雍聯軍的進路已開，蕭衍在鞏固後方之後，便率軍直撲京城建康，於九月進抵建康城外圍。

蕭衍自舉兵到包圍京城建康，只花了幾個月的時間，其間主要的戰役在包圍郢州及擊潰來援的官兵，此後大軍東下，勢如破竹。綜觀這一階段的關鍵，暫且不論戰場上攻防之優劣，⁴²蕭衍能够崛起，主要應歸功於其在雍州的經營，其次是荊州的附從。學界亦普遍認為蕭衍的興起，主要依靠的是其在雍州的實力，包括秦雍流民的武力及當地豪族的勢力、雍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雍州雄厚的經濟資源等等。⁴³既是如此，則蕭衍在這一階段所結識的人物，包括雍州府僚以及荊州府僚，應有不少成為其功臣集團的要角。

（三）從圍攻京城到禪代建梁

中興元年（501）九月，蕭衍率領大軍直攻京城建康，齊東昏侯亦征調青冀二州刺史王珍國、南兗州刺史張稷率兵入衛京城，並命輔國將軍申胄領二萬守軍駐姑熟（今安徽當塗），太子左率李居士率羽林軍駐新亭，王珍國領三萬精兵布防於秦淮水南，此外宮城內尚有甲兵七萬。齊東昏侯於京城內外部署大軍，嚴陣以待，蕭衍要攻陷京城自非易事。然而，蕭衍軍至姑熟，申胄、李居士等守軍相繼潰敗，蕭衍軍至新林（今南京西南西善橋），據《南史·梁本紀》載：「大軍次新林，建康士庶傾都而至，送款或以血為書。」⁴⁴荊雍聯軍在蕭衍指揮之下氣勢如虹，官軍則顯得士氣低落。不過此時歸附蕭衍的士人，似乎只有秘書監兼衛尉江

⁴² 關於蕭衍起兵後在戰略決策上的成功，參見前引李天石，〈蕭衍覆齊建梁考論〉，頁113-114。

⁴³ 關於這一方面的論述很多，早期代表性論述如前引陳寅恪，〈述東晉王導之功業〉，頁72-73；越智重明，〈州將蕭衍の舉兵をめぐって〉，頁21-41；安田二郎〈梁武帝の革命と南朝門閥貴族体制〉，頁339-347。此外本文註6至11所引諸人的論著，亦都持相同的觀點。

⁴⁴ 唐·李延壽，《南史》，卷6，〈梁本紀上〉，頁175。

淹、中兵郎徐勉、宜都太守范縝較為知名，⁴⁵大多數的高門士族仍心存觀望。

十月，荊雍聯軍在朱雀航南與官軍決戰，官軍潰敗，守將紛紛投降，蕭衍乃坐鎮石頭城，進一步包圍建康宮城。此時許多州郡皆向蕭衍請降，但齊東昏侯仍愛惜金錢，不肯用於賞賜以激勵將士，其寵臣茹法珍、梅蟲兒甚至認為宮城之圍不解，乃因守將不力，「宜悉誅之」，⁴⁶遂促使守將王珍國、張稷與蕭衍私通。十二月，王珍國、張稷引兵斬殺東昏侯，張稷「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，令百僚署牋，以黃油裹東昏首，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（城）」，⁴⁷蕭衍乃引軍入臺城。建康平後，原先效忠東昏侯的豫州刺史馬仙琕、吳興太守袁昂等也先後投降，而原本堅決不願投附蕭衍的高門士族王亮、王志等，至此也不得不來投附了。

蕭衍舉兵時，以擁立齊和帝蕭寶融討伐東昏侯為號召，起初和帝身邊尚有蕭穎胄為之主事，然而中興元年十一月蕭穎胄病卒，⁴⁸和帝左右已無人可掣肘蕭衍，待十二月平定健康以後，蕭衍更是大權在握，於是蕭衍便著手準備禪代事宜。此時積極為蕭衍籌畫禪代者，乃是蕭衍在竟陵王西邸集團的舊文友范雲與沈約。中興二年（502）正月，蕭衍作勢派人西上江陵迎齊和帝，又以宣德太后臨朝之名，誅殺齊宗室諸王。待和帝一抵達姑熟，蕭衍便迫其下禪位詔書，自己受禪即皇帝位，改元天監元年，不久，和帝蕭寶融即遭殺害。⁴⁹

⁴⁵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4，〈江淹傳〉，頁251；《梁書》，卷25，〈徐勉傳〉，頁377；《梁書》，卷48，〈范縝傳〉，頁665。

⁴⁶ 宋·司馬光編著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卷144，〈齊紀十〉和帝中興元年，頁4507。

⁴⁷ 元·胡三省音注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卷144，〈齊紀十〉和帝中興元年，頁4507。

⁴⁸ 《南齊書·蕭穎胄傳》記蕭穎胄卒於十二月，但《南史·齊本紀》及《資治通鑑·齊紀十》，皆記為十一月，今從後者。參見梁·蕭子顯，《南齊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2），卷38，〈蕭穎胄傳〉，頁673；唐·李延壽，《南史》，卷5，〈齊本紀〉，頁159；宋·司馬光編著，元·胡三省音注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卷144，〈齊紀十〉，頁4502-4503。

⁴⁹ 宋·司馬光編著，元·胡三省音注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卷145，〈梁紀一〉武帝天監元年，頁4516-4518。

從攻破京城到禪代建梁，蕭衍在這一階段接受了許多齊軍守將與朝野官員的降附，促使其軍事行動與創建帝業更為順利。其中有較關鍵性的人物，如引兵斬殺東昏侯的王珍國、張稷，以及積極為蕭衍籌畫禪代的范雲與沈約，也有消極被迫降附者，如王亮、王志、袁昂等高門士族。但不論如何，比起前一階段，這一階段蕭衍所吸納者，應較難成為蕭衍功臣集團之核心人物。

三、梁武帝的功臣集團

從以上梁武帝蕭衍的崛起過程，可以看到梁武帝在各個階段吸納各種人物以成其帝業，這些人物都可以視為廣義的功臣集團，不過為了避免對功臣集團的討論過於空泛，所以此處只羅列在蕭衍創業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者，做為本文所謂的功臣集團，以利往後的討論。

以下就史傳所見，大致依與蕭衍結合的年代先後，分階段羅列這些功臣人物，說明他們在創建政權中的重要貢獻，並繪製成表（一）。

（一）蕭衍早年的元從舊屬

（1）張弘策（456-502），范陽方城人，蕭衍之從舅，年紀與蕭衍相近，「幼見親狎，恆隨高祖（蕭衍）遊處」，起家齊邵陵王國常侍。建武末年（497）蕭衍鎮守石頭城期間，即曾與蕭衍謀畫推翻齊王朝。蕭衍出任雍州刺史後，為錄事參軍，更積極為蕭衍「密為儲備」、遊說蕭懿、定議舉兵，直到建立帝業。長久以來，張弘策一直是蕭衍身邊最親密的功臣，可惜天監元年（502）蕭衍即位後不久，便被東昏侯餘黨所殺害。⁵⁰

（2）呂僧珍（454-511），東平范縣人，「世居廣陵，起自寒賤」，原是蕭衍父蕭順之屬下，後曾從蕭衍援義陽。蕭衍出任雍州刺史時，命僧珍為中兵參軍，「委以心膂」、「陰養死士」，此後參與定議起兵，「出入臥內，宣通意旨」，屢建軍功，至建康城平

⁵⁰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1，〈張弘策傳〉，頁205-207。

後，還受命率所領先入清宮，與張弘策封檢府庫，可見他也是蕭衍身邊最親密的功臣之一。⁵¹

(3) 鄭紹叔(464-508)，滎陽開封人，世居壽陽，年二十為安豐令，本州召補主簿，蕭衍出任司州刺史時，命紹叔為中兵參軍，「因是厚自結附」。蕭衍出任雍州刺史，紹叔「間道西歸」，任蕭衍管下寧蠻長史、扶風太守。其後領軍從蕭衍起兵，監江州事，督江、湘二州糧運無缺。紹叔「忠於事上，外所聞知，纖毫無隱」，因此蕭衍「甚親信之」。⁵²

(4) 王茂(456-515)，太原祁縣人，起家奉朝請。建武年間，曾領兵從蕭衍抗北魏軍，大概因此結附蕭衍。蕭衍出任雍州刺史後，即任命王茂為輔國長史、襄陽太守，此後更參議起兵，並為雍州軍前鋒東進，屢建軍功，可謂蕭衍親近的一員大將。⁵³

(二) 蕭衍任雍州刺史後結合的人物

(5) 曹景宗(457-508)，新野人，起家奉朝請。建武年間常領兵討蠻、抗北魏，皆有軍功。蕭衍出任雍州刺史後，「景宗深自結附」，蕭衍「亦厚加意焉」，表其為竟陵太守。蕭衍起兵後，景宗亦領兵從征，在圍郢城、攻建康諸役中屢建大功，為蕭衍身邊一員大將。⁵⁴

(6) 柳慶遠(458-514)，河東解縣人，起家郢州主簿，歷尚書都官郎、魏興太守、襄陽令。蕭衍出任雍州刺史，辟為別駕從事史，因而「盡誠協贊」，蕭衍起兵後，「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」，「從軍東下，身先士卒」，亦為蕭衍身邊一員大將。⁵⁵

(7) 韋叡(442-520)，京兆杜陵人，起家雍州主簿。齊末為上庸太守，蕭衍出任雍州刺史後，叡遣二子結附蕭衍，叡子放被召為雍州主簿。蕭衍起兵後，叡率二千郡人、馬二百匹來附，在

⁵¹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1，〈呂僧珍傳〉，頁211-213。

⁵²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1，〈鄭紹叔傳〉，頁208-210。

⁵³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9，〈王茂傳〉，頁175-176。

⁵⁴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9，〈曹景宗傳〉，頁178-179。

⁵⁵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9，〈柳慶遠傳〉，頁182-183。

攻克郢城、魯山城及加湖之役中，皆建有軍功。⁵⁶

(8) 韋愛 (?-502)，京兆杜陵人，韋叡族弟，起家雍州主簿。蕭衍出任雍州刺史後，引為中兵參軍，蕭衍起兵後，韋愛以襄陽令率募鄉里留守後方，蕭穎胄死後，韋愛與蕭衍弟蕭憺赴江陵，中興二年(502)，從和帝東下，蕭衍受禪後，即進號輔國將軍。⁵⁷

(9) 昌義之 (?-523)，歷陽烏江人。原為雍州刺史曹虎之舊屬，蕭衍出任雍州刺史後，續用之，在往後起兵行動中屢建軍功。⁵⁸

(三) 蕭衍起兵後結合的人物

(10) 柳惔 (462-507)，河東解人，父柳世隆，為齊司空。建武末年惔為西戎校尉、梁南秦二州刺史，蕭衍起兵後，惔舉漢中響應。和帝即位，以為侍中，領前軍將軍。⁵⁹

(11) 庾域 (?-507)，新野人，本為蕭衍兄蕭懿之舊屬，齊末為南中郎記室參軍。蕭衍起兵後，遣書招之，從大軍東下，「每獻謀策，多被納用」。⁶⁰

(12) 張惠紹 (457-519)，義陽人，齊末為竟陵橫桑戍主，因母喪歸葬於鄉里，一聞蕭衍起兵，隨即前來歸附，蕭衍以張惠紹為中兵參軍，隨大軍東下，累有戰功。⁶¹

(13) 馮道根 (463-520)，廣平鄆人。「郡召為主簿，辭不就」，齊末為洧口戍副，以母喪還家，聞蕭衍起兵，「率鄉人子弟勝兵者」來歸附，隨大軍東下，常為前鋒陷陣，累有戰功。⁶²

(14) 康絢 (464-520)，華山藍田人，其先祖出自康居，晉時遷於藍田，劉宋時歸附南朝，寄居於襄陽。絢齊末為華山太

⁵⁶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2，〈韋叡傳〉，頁220-221；《梁書》，卷28，〈韋放傳〉，頁423。

⁵⁷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2，〈韋愛傳〉，頁226-227。

⁵⁸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8，〈昌義之傳〉，頁293。

⁵⁹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2，〈柳惔傳〉，頁217。

⁶⁰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1，〈庾域傳〉，頁208。

⁶¹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8，〈張惠紹傳〉，頁285。

⁶²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8，〈馮道根傳〉，頁286-287。

守，「義兵起，絢舉郡以應高祖（蕭衍），身率勇敢三千人，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」，屢建軍功。⁶³

（15）柳忱（471-511），河東解人，柳惔弟。起家為司徒行參軍。齊末為荊州府西中郎主簿，功曹史。蕭衍起兵後，忱與西中郎長史蕭穎達定議響應。⁶⁴

（16）席闡文（？-504），安定臨涇人，齊初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，因此與其子蕭穎胄善。齊末為荊州府西中郎中兵參軍，領城局。蕭衍將要起兵時，闡文即力勸蕭穎胄共同舉兵。蕭穎胄死後，「州府騷擾，闡文以和帝幼弱」，力主迎蕭衍弟蕭憺總荊州事，穩住後方。⁶⁵

（17）蕭穎達（479-510），蘭陵蘭陵人，齊宗室，兄蕭穎胄於建武末年行荊州事，穎達為荊州府西中郎外兵參軍。蕭衍起兵後，穎達與荊州府僚定議響應。其後領兵隨大軍東下，屢建軍功。⁶⁶

（18）夏侯詳（434-507），譙郡譙人，起家州補主簿。齊末為荊州府西中郎司馬，新興太守。蕭衍起兵後，詳與蕭穎胄「同創大舉」，「凡軍國大事，穎胄多決於詳」，穎胄卒，詳乃遣使迎蕭衍弟蕭憺「共參軍國」，固讓荊州刺史於蕭憺，穩住後方。⁶⁷

（19）蔡道恭（？-504），南陽冠軍人。起家召補雍州主簿。齊末為荊州府西中郎中兵參軍。蕭衍起兵後，「蕭穎胄以道恭舊將，素著威略，專相委任」，為鞏固荊州後方，屢建軍功。⁶⁸

（20）楊公則（445-505），天水西縣人，齊末為荊州府西中郎中兵參軍。蕭衍起兵後，與「蕭穎胄協同義舉」，節度荊州諸軍東下，屢建軍功。⁶⁹

（21）宗夬（456-504），南陽涅陽人，世居江陵，「弱冠，舉

⁶³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8，〈康絢傳〉，頁290。

⁶⁴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2，〈柳忱傳〉，頁218-219。

⁶⁵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2，〈席闡文傳〉，頁219-220。

⁶⁶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0，〈蕭穎達傳〉，頁187-189。

⁶⁷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0，〈夏侯詳傳〉，頁190-192。

⁶⁸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0，〈蔡道恭傳〉，頁193。

⁶⁹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0，〈楊公則傳〉，頁195-196。

郢州秀才」。齊末為荊州府別駕，時荊州行事蕭穎胄「深相委仗，每事諮焉」。蕭衍起兵後，蕭穎胄遣宗夬向蕭衍面稟經略，並護送軍資，蕭衍甚禮之。⁷⁰

(22) 劉坦(443-504)，南陽安衆人，齊末為荊州府西中郎中兵參軍，蕭衍起兵後，遷諮議參軍，行湘州事，對安頓後方有重大貢獻。⁷¹

(23) 樂藹(?-503)，南陽滎陽人，世居江陵，起家荊州主簿，齊末為荊州府西中郎諮議參軍，蕭衍起兵後，蕭穎胄任以經略，「時營造器甲，舟艦軍糧，及朝廷儀憲，悉資藹焉」。⁷²

(24) 鄧元起(458-505)，南郡當陽人，「名地卑瑣」，⁷³齊末為平南中兵參軍事。蕭衍起兵後，「蕭穎胄與書招之」，元起遂率眾與蕭衍會於夏口，在圍郢城、攻建康諸役中都建有軍功。⁷⁴

(四) 蕭衍進攻建康後來附的人物

(25) 江淹(444-505)，濟陽考城人，起家南徐州從事。齊明帝世已官至秘書監，齊末，東昏侯命其再兼衛尉，隨後又成為領軍王瑩之副手，是為當時守衛建康的重要將領。後蕭衍兵至新林，「淹微服來奔，高祖(蕭衍)板為冠軍將軍，秘書監如故」。⁷⁵江淹為建康城守將，其臨陣出走，對當時兩軍聲勢之消長極具指標作用。

(26) 徐勉(466-535)，東海郟人，起家國子生。初與蕭衍兄蕭懿游，蕭衍「深器賞之。及義兵至京邑，勉於新林謁見，高祖(蕭衍)甚加恩禮，使管書記」。⁷⁶

⁷⁰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9，〈宗夬傳〉，頁299-300。

⁷¹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9，〈劉坦傳〉，頁300-301。

⁷²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9，〈樂藹傳〉，頁302-303。

⁷³ 唐·李延壽，《南史》，卷49，〈庾杲之附叔庾華傳〉，頁1211。按《梁書》，卷10，〈鄧元起傳〉載元起「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」，唐長孺引《南史》，卷49，〈庾杲之附叔庾華傳〉說明這是偽造的，參見唐長孺，〈士人蔭族特權和士族隊伍的擴大〉，收於氏著，《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》，頁69-70。

⁷⁴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0，〈鄧元起傳〉，頁197-198。

⁷⁵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4，〈江淹傳〉，頁247-251。

⁷⁶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25，〈徐勉傳〉，頁377。

(27) 柳惔(465-517)，河東解人，柳惔弟。齊末為驃騎從事中郎，「高祖(蕭衍)至京邑，惔候謁石頭，以為冠軍將軍，征東府司馬。時東昏未平，士猶苦戰，惔上牋陳便宜」，蕭衍多從之，後又受命西上迎和帝。蕭衍受禪後「仍除給事黃門侍郎，領步兵校尉，遷相國右司馬。」⁷⁷

(28) 江革(?-535)，濟陽考城人，解褐奉朝請。齊末為尚書駕部郎。蕭衍入石頭城，吳興太守袁昂據郡反抗，蕭衍乃命革製書招降，「深賞歎之，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」。⁷⁸

(29) 王珍國(?-515)，沛國相人，起家冠軍行參軍。齊末為青冀二州刺史，蕭衍舉兵後，東昏侯召珍國領兵入屯建康，後於朱雀門為蕭衍部將王茂所敗，退入城內。東昏坐困圍城，珍國乃「密遣鄧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(蕭衍)，高祖斷金以報之」，珍國遂與另一守將兼衛尉張稷通謀，於臺城內殿斬殺東昏侯，傳首蕭衍，蕭衍授為右衛將軍。⁷⁹

(30) 張稷(451-513)，吳郡人，起家著作佐郎，齊末為侍中，「宿衛宮城，義師至，兼衛尉江淹出奔，稷兼衛尉，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」。東昏侯兵敗朱雀航以後，蕭衍軍進圍建康臺城月餘，北徐州刺史王珍國與稷通謀，使直閣張齊弑東昏侯，遣國子博士范雲赴石頭城獻東昏侯首級於蕭衍，蕭衍以稷為侍中、左衛將軍。⁸⁰

(31) 張齊(457-523)，馮翊郡人，世居橫桑，家世低微。張稷為荊州司馬時收為心腹。蕭衍軍圍建康城時，張稷以張齊為密使與王珍國通謀，且在關鍵時刻手刃東昏侯。⁸¹

(32) 范雲(451-503)，南鄉舞陰人。起家郢州西曹書佐，後追隨齊竟陵王蕭子良，深受親任，與蕭衍為西邸文友。齊末為國子博士，「東昏既誅，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，高祖(蕭衍)因

⁷⁷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21，〈柳惔傳〉，頁331。

⁷⁸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36，〈江革傳〉，頁522-523。

⁷⁹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7，〈王珍國傳〉，頁277-278。

⁸⁰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6，〈張稷傳〉，頁270-272。

⁸¹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7，〈張齊傳〉，頁281。

留之。便參帷幄，仍拜黃門侍郎，與沈約同心翊贊」。⁸²

（33）沈約（441-513），吳興武康人，起家奉朝請，與蕭衍為齊竟陵王西邸文友。齊末為征虜將軍、南清河太守。建康城平，蕭衍引為驃騎司馬，乃與范雲積極為蕭衍謀畫禪代，蕭衍曾對沈約、范雲說：「我起兵於今三年矣，功臣諸將，實有其勞，然成帝業者，乃卿二人也。」⁸³

（34）任昉（460-508），樂安博昌人，宋丹陽尹劉秉辟為主簿，齊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為主簿。與蕭衍為齊竟陵王西邸文友。齊末為司徒右長史，蕭衍克京邑，引昉為驃騎記室參軍，「禪讓文詔，多昉所具」。⁸⁴

（35）丘遲（464-508），吳興烏程人。州辟從事，舉秀才。齊末為車騎錄事參軍。「高祖（蕭衍）平京邑，霸府開，引為驃騎主簿，甚被禮遇，時勸進梁王及殊禮，皆遲文也」。⁸⁵

表一 梁武帝的功臣集團

號次	姓名	籍貫	生卒年代	階層	族群	齊末職位	梁初職位	出典書名/卷
1	張弘策	范陽方城	456~502	次門	僑人	錄事參軍	衛尉加散騎常侍	梁書 11
2	呂僧珍	東平范縣	454~511	後門	僑人	中兵參軍	冠軍將軍前軍司馬	梁書 11
3	鄭紹叔	滎陽開封	464~508	次門	僑人	寧蠻長史扶風太守	衛尉	梁書 11
4	王茂	太原祁縣	456~515	次門	僑人	輔國長史	侍中領軍將軍	梁書 9
5	曹景宗	新野	457~508	次門	僑人 (晚渡)	竟陵太守	郢州刺史	梁書 9
6	柳慶遠	河東解縣	458~514	次門	僑人 (晚渡)	別駕從事史	散騎常侍右衛將軍	梁書 9

⁸²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3，〈范雲傳〉，頁229-230。

⁸³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3，〈沈約傳〉，頁232-234。

⁸⁴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4，〈任昉傳〉，頁251-253。

⁸⁵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49，〈丘遲傳〉，頁687。

號次	姓名	籍貫	生卒年代	階層	族群	齊末 職位	梁初 職位	出典 書名/卷
7	韋 觀	京兆 杜陵	442~520	次門	僑人 (晚渡)	上庸太守	廷尉	梁書 12
8	韋 愛	京兆 杜陵	?~502	次門	僑人 (晚渡)	中兵參軍	寧蜀太守	梁書 12
9	昌義之	歷陽 烏江	?~523	後門	吳人	雍州府屬	驍騎將軍 盱眙太守	梁書 18
10	柳 悌	河東 解縣	462~507	甲族	僑人 (晚渡)	梁、南秦 二州刺史	太子詹事 加散騎常侍	梁書 12
11	庾 域	新野	?~507	次門	僑人	南中郎記 室參軍	巴西、梓 潼二郡太守	梁書 11
12	張惠紹	義陽	457~519	次門	僑人	竟陵橫桑 戍主	驍騎將軍	梁書 18
13	馮道根	廣平鄭	463~520	次門	僑人	洵口戍副	驍騎將軍	梁書 18
14	康 綯	華山 藍田	464~520	次門	僑人 (晚渡)	華山太守	竟陵太守	梁書 18
15	柳 忱	河東 解縣	471-511	甲族	僑人 (晚渡)	西中郎功 曹吏	五兵尚書 領驍騎將 軍	梁書 12
16	席闡文	安定 臨涇	?~504	次門	僑人 (晚渡)	西中郎中 兵參軍	都官尚書	梁書 12
17	蕭穎達	蘭陵 蘭陵	479~510	甲族	僑人	西中郎外 兵參軍	侍中	梁書 10
18	夏侯詳	譙郡 譙縣	434~507	次門	僑人	西中郎司 馬新興太守	侍中 右光祿大 夫	梁書 10
19	蔡道恭	南陽 冠軍	?~504	次門	僑人 (晚渡)	西中郎中 兵參軍	司州刺史	梁書 10
20	楊公則	天水 西縣	445~505	次門	僑人 (晚渡)	西中郎中 兵參軍	湘州刺史	梁書 10
21	宗 夬	南陽 涅陽	456~504	次門	僑人	荊州別駕	征虜長史 東海太守	梁書 19
22	劉 坦	南陽	443~504	次門	僑人	西中郎中	平西司馬	梁書

號次	姓名	籍貫	生卒年代	階層	族群	齊末職位	梁初職位	出典書名/卷
		安眾				兵參軍	新興太守	19
23	樂 藹	南陽涑陽	?~503	次門	僑人	西中郎諮議參軍	驍騎將軍領少府卿	梁書 13
24	鄧元起	南郡當陽	458~505	後門	吳人	平南中兵參軍事	益州刺史	梁書 10
25	江 淹	濟陽考城	444~505	次門	僑人	秘書監兼衛尉	散騎常侍左衛將軍	梁書 14
26	徐 勉	東海郟縣	466~535	次門	僑人	中兵郎領軍長史	中書侍郎尚書左丞	梁書 25
27	柳 惔	河東解縣	465~517	甲族	僑人 (晚渡)	驃騎從事中郎	長兼侍中	梁書 21
28	江 革	濟陽考城	?~535	次門	僑人	尚書駕部郎	征北記室參軍	梁書 36
29	王珍國	沛國相縣	?~515	次門	僑人	青、冀二州刺史	都官尚書	梁書 17
30	張 稷	吳郡	451~513	甲族	吳人	侍中兼衛尉	侍中國子祭酒	梁書 16
31	張 齊	馮翊郡	457~523	後門	僑人	中兵參軍	寧朔將軍歷陽太守	梁書 17
32	范 雲	南鄉陰	451~503	次門	僑人	國子博士	散騎常侍吏部尚書	梁書 13
33	沈 約	吳興武康	441~513	次門	吳人	南清河太守	尚書僕射	梁書 13
34	任 昉	樂安博昌	460~508	次門	僑人	司徒右長史	黃門侍郎	梁書 14
35	丘 遲	吳興烏程	464~508	次門	吳人	車騎錄事參軍	散騎侍郎	梁書 49

四、梁武帝功臣集團的特色

(一) 大多數人物在齊末原屬中低級的官員

前節所羅列的梁武帝功臣集團人物，可化約為三類。第一類

為蕭衍的元從舊屬及其雍州府僚或下官；第二類為齊和帝蕭寶融與蕭穎胄的荊州府僚及其下官；第三類為個別來附的文武官員。整體而言，這三類人物在齊朝末年投附蕭衍前夕的官職，多半都不是一流高官。

蕭衍在齊明帝生前所授的頭銜是持節、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、輔國將軍、雍州刺史，上述第一類人物多為蕭衍此後的府僚或下官，如（1）張弘策為錄事參軍；（2）呂僧珍為中兵參軍；（3）鄭紹叔為寧蠻長史、扶風太守；（4）王茂為輔國長史、襄陽太守；（5）曹景宗為竟陵太守；（6）柳慶遠為別駕從事史；（7）韋叡為上庸太守；（8）韋愛為中兵參軍；（9）昌義之為雍州府僚；（10）柳惔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；（11）庾域為南中郎記室參軍；（12）張惠紹為中兵參軍；（13）馮道根為王茂隸下武將；（14）康絢為華山太守。以上第一類人物，在整體官僚系統中皆屬中低級官員。

蕭衍在雍州起兵時，亦隨從舉兵的荊州刺史蕭寶融，其頭銜是持節、督荊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、西中郎將、荊州刺史，⁸⁶而實際掌荊州府大權的是西中郎長史行府州事蕭穎胄，上述第二類人物即此荊州府系統出身者，如（15）柳忱為功曹史；（16）席闡文為中兵參軍；（17）蕭穎達為外兵參軍；（18）夏侯詳為西中郎司馬、新興太守；（19）蔡道恭為中兵參軍；（20）楊公則為中兵參軍；（21）宗夬為別駕；（22）劉坦為中兵參軍；（23）樂藹為諮議參軍；（24）鄧元起為平南中兵參軍。以上第二類人物，在整體官僚系統中亦屬中低級官員。

第三類人物大多是蕭衍大軍圍攻建康後個別來附的文武官員，其中職位較高者是（25）秘書監兼衛尉江淹；（30）侍中兼衛尉張稷；（29）青、冀二州刺史王珍國。其他人物則多為中低級官員，如（26）領軍長史徐勉；（27）驃騎從事中郎柳惔；（28）尚書駕部郎江革；（31）兗州中兵參軍張齊；（32）國子博士范雲；（33）南清河太守沈約；（34）司徒右長史任昉；（35）車騎錄事

⁸⁶ 梁·蕭子顯，《南齊書》，卷8，〈和帝紀〉，頁111。

參軍丘遲。

綜而言之，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人物中，第一類與第二類分別為雍州與荊州府僚或下官，皆屬中低級官員，第三類個別來附的文武官員，也只有建康城破前夕才有少數高級官員來歸附。

（二）大多數人物出身中低門第階層

梁武帝功臣集團人物的第二個特色是門第階層都不高，除少數個例外，大多是寒門或次門出身的人物。

關於東晉南朝的門第階層，學界有多種區分法，例如有簡單分成士與庶或高門與寒人二階層的二分法，亦有分成高門、寒門、寒人或士族、小姓、寒素三階層的三分法，更有細分成甲族、次門、後門、役門（三五門）四階層的四分法。各種區分法並沒有絕對的優劣，端視研究目的而定。⁸⁷為了做較細緻的觀察，本文擬採用越智重明的「族門制」四分法，來檢視梁武帝功臣集團的門第特色。

越智重明認為最遲到西晉末即已有所謂「族門制」的身分制。族門制下，甲族是鄉品一、二品，原則上是以員外散騎侍郎、秘書郎、著作佐郎、公府掾屬等起家；次門是鄉品三、四、五品，以奉朝請、太學博士、王國常侍、王國侍郎等起家；後門是鄉品六、七、八、九品，以流外官起家；役門（三五門），通常是無緣任官。但以上只是一般原則，有時同宗族間也有族門不同的情形，且族門制也並非完全無法變動，如梁武帝天監改革後，即略有變動。⁸⁸以上越智重明所論的族門制，曾受到學界不少質疑，⁸⁹但也有加以修訂而原則上支持者，如野田俊昭曾就各階層與

⁸⁷ 關於學界對東晉南朝門第階層的種種區分法，參見呂春盛，〈「寒人掌機要」的實情與南朝政治的特質——以中書舍人為中心之考察〉一文的整理（頁19-21），該文見《臺灣師大歷史學報》，第44期（臺北，2010.12）。

⁸⁸ 越智重明，《魏晉南朝の貴族制》，第5章，〈制度的身分制＝族門制をめぐる〉，頁233-273。

⁸⁹ 中村圭爾曾對越智重明所論「族門制」中起家官與門第的對應關係有所批評，周一良也對越智重明所述整齊畫一的「族門制」有所質疑，川合安更完全否定有「族門制」的存在。以上參見中村圭爾，《六朝貴族制研究》（東京：風間書房，1987），第2篇第1章，〈九品官人法における起家〉，頁193-226；周一良，〈評

起家官的關係再做局部的修正。⁹⁰總之，越智重明的族門制雖然有缺點，但大致上仍可用以掌握東晉南朝的門第階層。

依據上述族門制的分法，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人物的門第最高者，是明顯稱得上甲族的（30）吳郡張稷（起家著作佐郎），其次是由次門新進為甲族的河東解縣（10）柳惔、（15）柳忱、（27）柳惔兄弟，柳惔父柳世隆本為州主簿起家的次門，但柳世隆後來因功官至侍中、尚書右僕射、司空，因此柳惔起家時，其門第已晉升為甲族了。⁹¹再其次是齊宗室出身的（17）蕭穎達，蕭穎達父蕭赤斧本為次門，因宗室之故，其兄蕭穎胄得以秘書郎起家，已屬甲族。⁹²除以上共五例可稱得上甲族之外，其餘功臣集團人物幾乎皆為次門，甚至是後門（如呂僧珍、昌義之、鄧元起、張齊）。總之，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人物門第階層普遍不高，大多是寒門或次門出身的人物。

若依結附梁武帝的時間觀之，則在舉兵入建康城之前，梁武帝的功臣集團只有柳惔、柳惔兄弟與蕭穎達，門第較高（新進甲族），入建康城之後，來投附的甲族人物也只有張稷一人，其餘皆為次門與後門。雖然梁武帝入主建康城後極力拉攏甲族名門如王亮、謝朓、袁昂等人，但這些人大多明哲保身，並不盡心為梁武帝効力。

（三）從龍武將多為襄陽地區的晚渡北人

梁武帝功臣集團人物的第三個特色是，從族群、地域來看，為梁武帝衝鋒陷陣的武將多為襄陽地區的「晚渡北人」。

介三部魏晉南北朝著作》，《北京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85年第2期，頁26-35；川合安，〈南朝貴族の家格〉，《六朝學術學會報》，5（2004.3），頁75-85。

⁹⁰ 參見野田俊昭，〈南朝における家格の變動をめぐって〉，《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》，16（1988.1），頁79-99；野田俊昭，〈宋齊時代の參軍起家と梁陳時代の蔭制〉，《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》，25（1997.1），頁79-99；野田俊昭，〈南朝における家格の變動・再考〉，《久留米大學文學部紀要・國際文化學科編》，19（2002.3），頁13-26。

⁹¹ 參見越智重明，〈州將蕭衍の舉兵をめぐって〉，頁39；唐·李延壽，《南史》，卷38，〈柳元景傳附柳世隆傳〉，頁982-990。

⁹² 梁·蕭子顯，《南齊書》，卷38，〈蕭穎胄傳〉，頁665。

東晉南朝境內的族群，原則上約略可分為三類。第一、永嘉之亂後南遷的僑人；第二、永嘉之亂前已定居南方的漢族，稱為吳人；第三、蠻、獠、溪、俚、越等非漢族的南方土著。⁹³依此分類，表（一）所列梁武帝功臣集團人物共 35 人中，屬僑人者有 30 人，屬吳人者有 5 人，沒有明顯可歸為南方土著者。

屬吳人者 5 人，分別是（9）歷陽昌義之；（24）南郡鄧元起；（30）吳郡張稷；（33）吳興沈約；（35）吳興丘遲。昌義之、鄧元起為屢建軍功之武將，張稷為弑東昏侯倒戈之守將，沈約、丘遲則為籌畫禪代之謀臣與文膽。為梁武帝創業的功臣，吳人僅止以上數人，相對的，僑人則佔絕大部分。

在僑人之中，又可分出一類稱之為「晚渡北人」者。這類人物雖亦歸類為僑人，但因南渡時間較晚，其門第不能與早渡之僑姓高門相比。這群晚渡北人的領袖人物多以武功見長，故往往被時人視為「將門」，⁹⁴儘管他們屢建功業，但在當時的門閥社會中，門第多半止於「寒門」或「次門」，社會地位甚至在吳姓高門之下。例如《宋書·杜驥傳》載東晉末隨劉裕南遷的杜坦，雖受宋文帝重用，但「晚渡北人，朝廷常以儉荒遇之，雖復人才可施，每為清塗所隔」，杜坦因而歎言：「臣本中華高族……直以南度不早，便以荒儉賜隔。」⁹⁵所謂「荒儉」、「儉荒」，在東晉初年乃吳人輕侮北人之語，後來却轉變為早渡僑人歧視晚渡者之語。⁹⁶

如上所述，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人物中，僑人佔絕大部分，但

⁹³ 關於東晉南朝境內族群之分類，參見呂春盛仿效周一良、陳寅恪之分類再修正後的分類。參見周一良，〈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〉，原刊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7本第4分（1938.5），頁449-504，後收入氏著，《魏晉南北朝史論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），頁30-93；陳寅恪，〈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〉，原載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11本（1944），頁1-25，後收入《陳寅恪先生全集》上冊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79），頁531-566；呂春盛，《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》（台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第1章，〈導論〉，頁5-14。

⁹⁴ 參見鄭敬高，〈南朝的將門〉，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87年第6期，頁137-143。

⁹⁵ 梁·沈約，《宋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），卷65，〈杜驥傳〉，頁1721。

⁹⁶ 關於「荒儉」語意之複雜及轉變，參見余嘉錫，〈釋儉楚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20本下冊（1949），頁47-52。

若將這些僑人再細分為文士與武將，則可明顯看出，為梁武帝衝鋒陷陣的武將有許多屬「晚渡北人」。在表（一）所列梁武帝功臣集團人物，可歸類為「晚渡北人」者有 11 人：（5）曹景宗；（6）柳慶遠；（7）韋叡；（8）韋愛；（10）柳惔；（14）康絢；（15）柳忱；（16）席闡文；（19）蔡道恭；（20）楊公則；（27）柳惔。⁹⁷其中除了柳忱、柳惔為文士之外，其餘皆為武將。這些人物大多屬於陳寅恪所謂「胡亡氏亂」以後南遷襄陽的「長江上游南來北人之武力集團」，⁹⁸梁武帝能創建帝業，此一集團的武力居功厥偉。

綜而言之，蕭衍以蕭齊之宗室旁親，糾集少數元從親信赴任雍州刺史，在任上結合雍州襄陽地區的晚渡北人豪族勢力舉兵，並聯合荊州地域的力量，進而攻陷建康城，招降朝廷文武官員，終而禪代建梁。在此一過程中，為梁武帝蕭衍戮力的功臣集團，在齊末多為中低級的官員，他們的門第階層除少數為新進甲族高門之外，大多是所謂「次門層」的寒門；再就族群、地域來看，他們絕大部分為僑人，而在前線衝鋒陷陣的武將，則多屬襄陽地區的「晚渡北人」。以上梁武帝功臣集團的特色，對梁初的權力結構有何影響，將留待下節再討論。

五、梁初的權力結構及其意義

中國歷史上創建王朝的功臣集團，往往即是新王朝的權力核心，那麼梁武帝的功臣集團是否亦是如此？本節將從梁初的權力結構，探討梁武帝的功臣集團在新王朝所扮演的角色，並闡述其歷史意義。

天監元年（502）四月，梁武帝即位之初所任命的將相大臣如下：尚書令王亮、中書監王瑩、中書令王志、尚書僕射沈約、吏部尚書范雲、領軍將軍王茂、揚州刺史蕭宏、侍中王瞻、王鸞、

⁹⁷ 按曹景宗、蔡道恭、楊公則、席闡文、康絢為晚渡北人，參見陳寅恪，〈述東晉王導之功業〉，《金明館叢稿初編》，頁75-77。韋叡、韋愛為晚渡北人參見《梁書》本傳；柳慶遠、柳惔、柳忱、柳惔為晚渡北人，參見陳琳國，〈論南朝襄陽的晚渡士族〉，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91年第4期，頁20-27。

⁹⁸ 陳寅恪，〈述東晉王導之功業〉，《金明館叢稿初編》，頁75-77。

謝朓、柳惔、夏侯詳、張稷、王茂。⁹⁹這份名單可分為三組：一是皇族宗室，如蕭宏（蕭衍的異母弟）；二是前朝甲族高門，如王亮、王瑩、王志、王瞻、王騫、謝朓；三是功臣集團，如沈約、范雲、王茂、柳惔、夏侯詳、張稷。茲就此分類再分析如下。

首先，皇族蕭宏任京師所在的揚州刺史，乃是循南朝以來鞏固皇權的慣例。東晉以來揚州刺史常由宰臣尚書錄令兼任，¹⁰⁰但因「揚州根本所係，不可假人」，¹⁰¹南朝劉宋中期以後，揚州刺史例皆由皇族出任，¹⁰²梁武帝時代的揚州刺史幾乎全為皇族。¹⁰³另外，皇族在梁代權力結構中的地位逐年加重，如天監五年（506），安成王蕭秀接任領軍將軍，加中書令，天監六年（507），臨川王蕭宏轉任司徒，南平王蕭偉接任揚州刺史，天監八年（509）始興王蕭憺任中書令領衛尉卿。¹⁰⁴總之，皇族在梁代的權力結構中佔有相當之重要性，而這也是南朝各代常見的現象，反映出南朝在門閥勢力下鞏固皇權的時代意義。

其次，甲族高門在梁代的權力結構中亦佔有一定的地位。梁武帝蕭衍在創業過程中，絕大多數的甲族高門始終旁觀，直到建康危急，才有張稷弑君倒戈來附。張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

⁹⁹ 此處梁初的將相大臣，基本上參考萬斯同撰〈梁將相大臣年表〉，再考之於《梁書》、《南史》本傳。不過萬斯同之表亦有可商榷者，如侍中漏列王茂、夏侯詳，而夏侯璽是在梁武禪代前任侍中，天監元年即出為宣城太守，故此處不列入，蔡搏亦在梁武禪代前任侍中，天監元年即遷臨海太守，故此處亦不列入。由於史料闕漏，年代不明，以上侍中多達7人，亦需再斟酌。萬斯同，〈梁將相大臣年表〉，收於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，《二十五史補編》（上海：開明書店，1936），頁4349。

¹⁰⁰ 參見陳啓雲，〈兩晉三省制度之淵源、特色及演變〉，收入於氏著，《漢晉六朝文化·社會·制度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360-363。該文原刊《新亞學報》，3：3（香港，1958.2），頁99-299。

¹⁰¹ 梁·沈約，《宋書》，卷42，〈劉穆之傳〉，頁1304。

¹⁰² 參見陳啓雲，〈劉宋時代尚書省權勢之演變〉，收入於氏著，《漢晉六朝文化·社會·制度》，頁384-385。該文原刊《新亞學報》，4：1（香港，1959.8），頁163-181；熊清元，〈南朝之揚州刺史及其治所考析〉，《黃岡師專學報》，14：2（1994.4），頁56-60。

¹⁰³ 據萬斯同〈梁將相大臣年表〉，梁武帝時代非宗室人物出任揚州刺史者，只有武帝大通元（527）年至中大通二年（530）的孔休源。

¹⁰⁴ 參見萬斯同〈梁將相大臣年表〉，及《宋書》，卷22，〈太祖五王列傳〉，頁339-357。

坐，令百僚署牋以迎蕭衍，仍有王志等不肯署名。¹⁰⁵另一甲族代表人物謝朓，亦處處不肯合作，武帝徵拜其為侍中、司徒、尚書令，謝朓都「辭脚疾不堪拜謁」。¹⁰⁶儘管如此，梁武帝仍極力拉攏這些甲族高門的象徵性人物，¹⁰⁷上述任命王亮為尚書令、王瑩為中書監、王志為中書令，王瞻、王騫、謝朓為侍中，即為這種表現。同時並非只在天監初年如此，往後也持續任用甲族高門，如王瑩、袁昂王暕後來都先後任右僕射、左僕射。¹⁰⁸

梁武帝這種籠絡甲族高門的做法，當然有安定人心、強化政權正當性的用意，¹⁰⁹然而武帝對甲族高門，並非只是虛予尊寵，用以裝飾朝堂。當南朝之世，令僕之職雖漸失實權，但仍有相當的權力，¹¹⁰確實有些高門人物因無甚表現而被武帝疏遠，如王亮因過度的消極、失職，被奏大不敬，「詔削爵廢為庶人」，¹¹¹但也有盡心效命而得到親重的，如《梁書·何敬容傳》載：

（何）敬容久處臺閣，詳悉舊事，且聰明識治，勤於簿領，詰朝理事，日旰不休。自晉、宋以來，宰相皆文義自逸，敬容獨勤庶務，為世所嗤鄙。¹¹²

¹⁰⁵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6，〈張稹傳〉，頁271；卷21，〈王志傳〉，頁319。

¹⁰⁶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5，〈謝朓傳〉，頁264。

¹⁰⁷ 關於梁武帝對甲族高門的籠絡，論者已多，參見周一良，〈論梁武帝及其時代〉，收於氏著，《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27-30。該文原刊中華書局編輯部編，《中華學術論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），頁123-154；肖黎，〈論梁武帝〉，《史學月刊》，1983年第3期，頁21-26；曹道衡，〈論梁武帝與梁代興亡〉，《齊魯學刊》，2001年第1期，頁45-54；趙以武，《梁武帝及其時代》，頁75-76。

¹⁰⁸ 參見萬斯同〈梁將相大臣年表〉，及《梁書》各人本傳。

¹⁰⁹ 關於南朝禪代都利用甲族高門以增強其正當性，參見周一良，〈東晉以後政權嬗代之特徵〉，收入氏著，《魏晉南北朝史札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），頁254-263；蘇紹興，〈論「江左世族無功臣」〉，收於氏著，《兩晉南朝的士族》（台北：聯經，1987），頁20；宮川尚志，《六朝史研究·政治社會篇》（京都：平樂寺書店，1984），第2章，〈禪讓による王朝革命の研究〉，頁120-144。

¹¹⁰ 祝總斌認為南朝皇帝雖有用「佞幸」侵奪宰相權力的情形，但宰相始終仍有相當的權力，並未完全淪為空職。參見氏著，《兩晉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0），第7章，〈南北朝的三公、尚書〉，頁194-219。

¹¹¹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6，〈王亮傳〉，頁268。

¹¹²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37，〈何敬容傳〉，頁532。

出身甲族高門的何敬容，不畏「為世所嗤鄙」，仍勤政盡責，因此受武帝親重。不論如何，武帝重用甲族高門之舉，除了受當時尚為門閥時代影響以外，也含有梁武帝自己用人的標準在其中。

最後是武帝對功臣集團人物的任命。武帝即位之後，論功行賞，功臣集團人物自然都獲得陞遷，¹¹³不過在天監元年四月所任命的將相大臣中，功臣集團人物只有 6 人，即尚書僕射沈約、吏部尚書范雲、侍中兼領軍將軍王茂、侍中柳惔、侍中夏侯詳、侍中張稷，顯示在高層權力結構中，功臣集團人物似乎未佔絕對的優勢。然而，沈約任尚書僕射與范雲任吏部尚書，顯示功臣集團人物在行政系統中佔有要職，王茂為領軍將軍，顯示武帝以功臣集團人物掌握禁衛軍大權。¹¹⁴不僅如此，武帝又以元從親信張弘策、鄭紹叔任衛尉，¹¹⁵「掌宮門屯兵」，¹¹⁶統領宿衛兵。可見在梁初的權力結構中，功臣集團人物雖未佔絕對的優勢，但卻也掌握不少軍政要職。

武帝功臣集團人物在梁初的官職安排，與前述功臣集團人物的特色有密切的關係，試分析如下。第一，由於武帝功臣集團人物在齊末多為中低級的官員，門第階層也都屬寒族或次門，因此即使論功行賞、封官加爵，在當時的門閥社會中也不可能一躍登天，因此功臣集團人物雖然普遍都提高了官職，但只有原本門第較高的中級以上官員能够晉昇為將相大臣，如前述 6 人中，柳惔、張稷 2 人為甲族高門，沈約、范雲、王茂、夏侯詳雖非甲族，但在次門中也是地位較高者。

¹¹³ 參見本文表一「梁武帝的功臣集團」的「梁初職位」欄。

¹¹⁴ 關於南朝梁代的領軍將軍，參見張金龍，《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），第14章，〈蕭梁禁衛武官制度〉，頁550-568；越智重明〈領軍將軍と護軍將軍〉，《東洋學報》，第44卷第1號（東京，1961.6）。

¹¹⁵ 《梁書》本傳作衛尉卿，但據《隋書》，卷26，〈百官志上〉，武帝天監七年「以衛尉為衛尉卿」，則當時兩人所任應是衛尉。參見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1，〈張弘策傳〉，頁206；《梁書》，卷11，〈鄭紹叔傳〉，頁209；唐·魏徵等撰，《隋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），卷26，〈百官志上〉，頁725。

¹¹⁶ 唐·魏徵等撰，《隋書》，卷26，〈百官志上〉，頁725。關於梁代衛尉（卿）的職掌，詳見張金龍，《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》，第14，〈蕭梁禁衛武官制度〉，頁585-588。

第二，梁武帝以才學用人之理念。如沈約、范雲雖是武帝的功臣集團人物，但他們是在武帝攻入建康之後才來歸附，並非元從親信，兩人之所以能在梁初擔任要職，一方面可能是他們原為武帝早年文友，情感上較易親密，一方面，他們是為武帝籌畫禪代事宜的得力功臣，武帝曾對他們說：「我起兵於今三年矣，功臣諸將，實有其勞，然成帝業者，乃卿二人也。」¹¹⁷而更重要的是兩人確實具備過人的才學。武帝曾向范雲讚美沈約：「生平與沈休文（沈約）群居，不覺有異人處，今日才智縱橫，可謂明識。」¹¹⁸《梁書·范雲傳》載范雲：「及居選官，任守隆重，書牘盈案，賓客滿門，雲應對如流，無所壅滯，官曹文墨，發摘若神，時人咸服其明瞻。」¹¹⁹由上可見，沈約與范雲雖非元從親信，但確有其過人才華，符合武帝重視才學的用人理念，因此能從功臣集團中脫穎而出。武帝重視才學的用人理念又可證之於徐勉。徐勉是武帝兵臨新林時方來歸附，亦非元從親信，但徐勉曾是武帝兄蕭懿的舊友，武帝早年即對他「深器賞之」，因此即位後便任用為中書侍郎、尚書左丞，天監二年（503）除尚書吏部郎，參掌大選，天監六年（507）任吏部尚書，是時「彝倫有序，既閑尺牘，兼善辭令，雖文案填積，坐客充滿，應對如流，手不停筆」，¹²⁰後來長期任尚書右僕射，深受武帝倚重，成為梁代前期之名相。對梁武帝用人原則，亦曾有學者論及。如森三樹三郎認為，武帝起初任用文人貴族，不久即逐漸重用寒門能吏，¹²¹安田二郎認為，武帝的用人理念是門地與才學兼備，他稱之為新貴族主義，¹²²周一良認為，武帝表面優崇高門士族，但另重用真能關心「簿領文案」

¹¹⁷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3，〈沈約傳〉，頁234。

¹¹⁸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3，〈沈約傳〉，頁234。

¹¹⁹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13，〈范雲傳〉，頁232。

¹²⁰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25，〈徐勉傳〉，頁377-389。

¹²¹ 參見森三樹三郎，《梁の武帝》（京都：平樂寺書店，1956），四，〈武帝の政治〉，頁70-85。

¹²² 參見安田二郎，《六朝政治史の研究》，第八章，〈梁武帝の革命と南朝門閥貴族体制〉，頁335-381；榎本あゆち基本上亦支持安田二郎的看法。參見榎本あゆち，〈梁の中書舍人と南朝賢才主義〉，《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》，10（1985.8），頁33-63。

的寒門士族（次門）。¹²³不論如何，梁武帝懷有重視文化方面才學的用人理念，當無庸置疑。

第三，由於武帝逐步落實其重用才學的理念，致使武將型的人物漸漸被疏離。如元從親信出身的王茂，在梁初雖歷任領軍將軍、尚書右僕射、侍中等要職，但如《梁書·王茂傳》載天監八年（509）：「時天下無事，高祖方信仗文雅，茂心頗快快。」¹²⁴王茂已有被疏離之勢。又如武帝另一元從親信曹景宗，在梁初亦歷任右衛將軍、侍中、領軍將軍等要職，但他似乎因為本身粗鄙武人的氣質，缺乏文才，所以未被授與實權。¹²⁵如王茂、曹景宗等元從親信尚且如此，其他晚來投附的寒族武人或豪族，更是難逃被疏離的命運。這批寒族武人或豪族雖然因立下汗馬功勞，所以在梁初論功行賞時，其職位或門第階層亦普遍提升，¹²⁶亦可能影響此後武帝的改革政策，¹²⁷但受制於本身文墨上的才學有限，在梁初的高層權力結構中終究難以嶄露頭角。

綜而言之，梁初的高層權力結構，可略分為皇族宗室、非功臣人物的高門士族，及社會階層較高的功臣集團人物。皇族宗室在權力結構中佔有相當的地位，乃是南朝各代在門閥勢力下鞏固皇權的常見現象；非功臣人物的高門士族在權力結構中佔有一定的地位，至少具有安定人心穩固政權的作用，亦是門閥貴族時代的常見現象；功臣集團人物在梁初的權力結構中雖掌握不少軍政要職，但並未佔絕對的優勢，其中能晉昇為將相大臣者，多為原本就是門第較高的中上級官員，尤其是具備才學者更能受到重用，至於缺乏文才的寒族武人，在梁初的職位或門第雖普遍獲得

¹²³ 參見周一良，〈論梁武帝及其時代〉，頁30-34。

¹²⁴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9，〈王茂傳〉，頁176。

¹²⁵ 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9，〈曹景宗傳〉，頁179-181。

¹²⁶ 武帝功臣集團人物門第階層之提升，可以柳慶遠為例。柳慶遠以州主簿起家，當為次門，但其孫柳敬禮在梁代以著作佐郎起家，已儼然為甲族高門矣。參見唐·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卷9，〈柳慶遠傳〉，頁182；《梁書》，卷43，〈柳敬禮傳〉，頁611。

¹²⁷ 參見越智重明，〈梁の天監改革と次門層〉，收入氏著《魏晉南朝の貴族制》，第七章，〈梁陳政權と梁陳貴族制〉，該文中譯文，收於《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》第四卷六朝隋唐，頁294-314。

提升，但在高層的權力結構中，依舊難以嶄露頭角。

六、結語

梁武帝蕭衍出身於僑人寒門，因其父蕭順之為齊高帝之佐命功臣，家族才得以進入高門士族之列。蕭衍雖以貴家子起家，但他崛起的關鍵，主要是他在齊末的政治鬥爭中投靠明帝蕭鸞並積極協助明帝得位，因而受到重用。明帝臨終前任命蕭衍為雍州刺史，蕭衍眼見齊政權在東昏侯治下政情不穩，野心漸大，雙方衝突漸起，不久齊東昏侯殺害蕭衍在朝中任官的多位兄弟，蕭衍乃據雍州並聯合荊州舉兵，在一年之內即攻破京城建康，再數月即篡位建立梁朝。

本文將史傳所見較積極協助梁武帝創建政權者，列為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人物。這些人物若依其與蕭衍結合的順序，大致分為（一）蕭衍早年的元從舊屬、（二）蕭衍任雍州刺史後結合的人物、（三）蕭衍起兵後結合的人物、（四）蕭衍進攻建康後來附的人物。若依其人物背景，則可歸為三類，第一類為蕭衍的元從舊屬及其雍州府僚或下官，第二類為齊和帝與蕭穎胄的荊州府僚及其下官，第三類為個別來附的文武官員。整體言之，這些功臣集團人物，在齊末多為中低級的官員，他們的門第階層除少數為新進的甲族高門之外，大多是所謂「次門層」或「寒門」，再就族群、地域來看，他們絕大部分為僑人，而其中在前線衝鋒陷陣的武將，則多半是來自襄陽地區的「晚渡北人」。

從天監元年武帝即位後所任命的將相大臣來看，梁初高層的權力結構可略分為皇族宗室、非功臣人物的高門士族及功臣集團人物三個主要的群體。皇族宗室在權力結構中佔有相當的地位，乃是南朝各代在門閥勢力下為了鞏固皇權所常用的方式；非功臣人物的高門士族在權力結構中佔有一定的地位，多少能安定人心、穩固政權，亦是門閥貴族時代常見的現象；至於功臣集團人物，雖在梁初的權力結構中掌握不少軍政要職，但並未佔絕對的優勢，當中能晉昇為將相大臣者，多半是原本門第就較高的官

員，尤其是具備才學者最受重用，至於缺乏文才的寒族武人、地方豪族，在梁初其職位或門第雖普遍獲得提升，但在高層的權力結構中，仍難嶄露頭角。